

《切韻》系韻書韻類與 o、a 元音韻系

李 存 智*

提 要

漢語語音史上的 o、a 元音韻系演變及其所形成的音韻類型差異，反映在各具特色的《切韻》系韻書韻目分類。如：佳皆夬韻次、歌佳麻關係、陽唐韻次、元魂痕韻次、刪山先仙韻次、寒桓之分、仙宣之分、覃談韻次等，均與 o、a 元音韻系的發展演變相關。本文比較漢語方言，並以音韻類型差異、鍊動音變、音變階段之不同解析相關韻書韻次之歧異，進而彰顯《切韻》系韻書韻目異同的音韻史意義，討論他們與上古韻部 *o、*a 韻系重建結果的關係。上古 *o、*a 韻系重建的內容如下：

*-o, *-ok, *-oŋ / *-io, *-iok, *-ioŋ ;

*-a, *-ak, *-aŋ / *-ia, *-iak, *-iaŋ ;

*-oi, *-ot, *-on / *-ioi, *-iot, *-ion ;

*-ai, *-at, *-an / *-iai, *-iat, *-ian ;

*-op, *-om / *-iop, *-iom ;

*-ap, *-am / *-iap, *-iam ;

*-ou, *-iou / **-ouk, **-iouk > *-ok, *-iok ;

本文於 109.09.09 收稿，109.12.09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2103_(72).0003

*-au, *-iau / **-auk, **-iauk > *-ak, *-iak。

關鍵詞：《切韻》系韻書韻目、元音格局、o、a 元音韻系、前切韻、上古音系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a Vowel Final Categories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

Lee, Chun-Chih*

Abstract

Qieyun rhymes order is the reflex of the similarity in sound, such as Jia (佳) Jie (皆) Guai (夬), Ge (歌) Jia (佳) Ma (麻), Yang (陽) Tang (唐), Yuan (元) Hun (魂) Hen (痕), Shan (刪) Shan (山) Xian (先) Xian(仙), Han(寒) Huan(桓), Xian(仙) Xuan (宣), and Tan (覃) Tan (談), all these rhymes being classified as *o,*a vowel final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Qieyun* rhymes order, and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eyun* language and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most obvious phonological phenomenon of the Gan (贛), Hakka (客家) and Jin (晉) dialects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other dialects is having a low back rounded vowel in Grade I rhyme; likewise, there is also a front low opened vowel in Grade II rhym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dialect colloquial readings, I have reconstructed *o,*a vowel final categories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 These finals form the following contrastive patterns:

*-o, *-ok, *-oŋ / *-io, *-iok, *-ioŋ;

*-a, *-ak, *-aŋ / *-ia, *-iak, *-iaŋ;

*-oi, *-ot, *-on / *-ioi, *-iot, *-ion;

*-ai, *-at, *-an / *-iai, *-iat, *-ian;

*-op, *-om / *-iop, *-iom;

*-ap, *-am / *-iap, *-iam;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u, *-iou / **-ouk, **-iouk > *-ok, *-iok;

*-au, *-iau / **-auk, **-iauk > *-ak, *-iak

Keywords: *Qieyun* rhyme, vowel pattern, *o,*a vowel final categories,
Pre-*Qieyun*, old Chinese phonology

《切韻》系韻書韻類與 o、a 元音韻系

李 存 智

一、漢語的元音格局

漢語語音史上存在許多待解釋的音韻現象，本文集中討論《切韻》系韻書韻類與 *o、*a 韻系相關的議題。目前漢語音韻學界為人熟悉的上古音系元音格局，主要是四元音系統，如李方桂（1971 / 1980）：i、u、ə、a；五元音系統，如王力（1957 / 1980）：ə、a、o、ɑ、e；六元音系統，如董同龢（1944）：ə、o、ɔ、u、a、e，如王力（1985）：ə、u、o、ɔ、a、e，如白一平（1992）：i、i、u、e、o、ɑ，如鄭張尚芳（2003 / 2013）：i、u、u、e、o、a，如 Baxter & Sagart（2014）：i、u、ə、e、o、a 等。¹ 惟結合方言比較與文獻研究成果，

¹ 參見李方桂：〈《切韻》a 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 本第 1 分（1931 年），頁 1-38。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卷第 1、2 期合刊（1971 年），頁 1-61。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李方桂：〈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5 本第 1 分（1984 年），頁 1-7。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1944 年，1997 年景印五版）。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清華學報》第 11 卷 3 期（1936 年），頁 783-842。王力：〈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清華學報》第 12 卷 3 期（1937 年），頁 473-540。王力：《漢語史稿》（1957）（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重排本）。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Chang, Kun & Chang, Betty Shefts.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Monographs, Series A, No. 2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76.（俄）雅洪托夫（Yakhontov, Sergey E.）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張琨著，張賢豹譯：《漢

我們認為漢語的元音格局基本上應為 i、u、e、o、a 五元音，現代方言音系元音總數多於五者，可追溯其源頭，解釋為五元音的後續變化。² 其中的 o 類元音韻系與 a 類元音韻系在漢語語音史上既存在密切的對當關係，也涉及語音史重要的音變問題。現代漢語方言之發展雖有差異，仍屬前有所承；³ 古漢語元

語音韻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丁邦新：〈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二）歷史語言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1994年），頁 21-36。馮蒸：〈高本漢、董同龢、王力、李方桂擬測漢語中古和上古元音系統方法管窺：元音類型說—歷史語言學札記之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5期，頁 73-82。（俄）斯塔羅斯金（Starostin, Sergei A.）著，林海鷹、王沖譯：《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198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 Trends in Linguistics -S. & M. 64.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白一平：《漢語上古音手冊》）。Baxter（白一平），Sagart（沙加爾）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² 例如北京官話，其 i、ɿ、ʅ、ɛ 多源自 /i/ 元音的分化；ɤ、ə、e、o 多源自 /e/、/o/ 元音，y 多源自 /u/ 之細音 -iu；a 多源自 /o/、/a/ 等。又 /a/ 音位可能因為語境差異而有各種語境分音：[a]、[A]、[ɑ]、[ɛ] 等；漢語方言中 [o]、[ɔ] 通常為自由分音，或僅出現其一，如客語的一等韻 o 類元音，調查者或記為 o，或記為 ɔ。漢語方言元音格局相關討論，可參看石鋒：《語音格局：語音學與音系學的交匯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時秀娟：《漢語方言的元音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³ 高本漢認為現代漢語方言除了閩語之外，都從《切韻》語言演化而來。參見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211-367. 「they all (except the Min dialects) derive from the Ts'ie-yun language.」（1954：216）現代方言比較研究的成果則證明漢語方言源自前《切韻》，參見張光宇：〈梗攝三四等字在漢語南方方言的發展〉，《中華學苑》第 33 期（1986 年），頁 65-86。張光宇：《《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張光宇：〈語言的連續性〉，《漢藏語學報》第 5 期（2011 年 12 月），頁 7-22。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張光宇：《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新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年）。張琨：〈漢語音韻史中的方言差異〉（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6 本第 4 分（1975 年），頁 613-635。

音格局之發展亦然。換言之，以《切韻》為參照執行漢語方言比較，重建結果指向漢語方言來自「前《切韻》」。在此基礎上探究漢語上古音系，其韻部格局也可依據 i、u、e、o、a 五元音解釋。音系有其內在規律，語言演變也存在一致性。用文獻解釋方言，或以方言解釋文獻，關鍵環節在確認音變的邏輯過程，重建語言演變的連續性，其中尤以尋繹造成文獻與方言具有共通現象的語音動機為要，從而彰顯得以彼此解釋的語音原理。

前《切韻》或上古音時期，五元音格局構成的韻部系統，除了 i 元音韻部與 e 元音韻部在某些音類形成一種特殊的洪細對當關係，其餘各元音韻部可分為洪細兩類，細音一類帶有 -i- 介音；意謂在五元音的韻部格局裏，洪音為 -u-、-e-、-o-、-a-，細音為 -iu-、-ie-、-io-、-ia-。在五元音格局裏，i 元音韻部雖無分洪細，但其音韻內涵複雜。漢語語音史上很早便發生 e>i 的元音高化轉移，可稱之為漢語史的 i 音變。前述所謂 i 元音與 e 元音韻部某些音類形成特殊的洪細關係，核對相應的文獻與方言語料所反映的上古 i 元音韻系轄字，實際上還能看到一種洪音音讀類型，具體反映在尚未完成 e>i 變化的方言存古層次裏，如客語的 e，ek，ej，et，en，ep，em。具體例字如：事（之部，之韻）、廁（之職部，之職韻）、登（蒸部，登韻）、蝨（〔脂〕質部，櫛韻）、襯（真部，震韻）、參（侵部，侵覃談勘韻）、澀（緝部，緝韻）等。據此可知，執行比較重建，以相關音類為基礎，其彼此間所形成的關係即體現了音韻層次的訊息。漢語音韻史相關課題的發明有賴歷史比較研究的結果與文獻解釋。也就是既須關照漢語方言發展的差異，也讓文獻語料獲得切近語言發展事實的認識。從而超越僅從漢字所擷取的認知，避免固著於特定音韻名目所產生的視野限縮，最終或可重建立基於語言發展的音韻體系，解釋語言演變的連續過程。

符合諧聲字與《詩》韻分類關係的五元音格局存在 o、a 韻系對立，此構想，同時關照漢語音韻發展的幾個面向：

其一，反切體系一二四等一類，三等一類，為洪音與細音的差異。

其二，漢語方言一、二等有別的關係，表現為 o、a 韻系對立。

其三，閩方言韻系二、四等同型，反映同屬 a 元音韻系的早期層次。

其四，重紐 AB 類與 C 類在文獻和方言反映 BC : A 的對立。

其五，輕唇音生成關鍵為圓唇性質的 o、u 元音。

音變的關鍵在於語音條件，在 o、a 元音韻部的關係裏，發生了漢語音韻史上至關重要的 o > a 音變（o 音 a 化）。⁴ 洪音一類先發生 o > a 音變者，乃受部位偏前輔音的影響；細音一類 -io > -ia，則介音、輔音同時起作用；韻尾的發音部位也關係 o 音 a 化音變發生的早晚；唇音尾韻類音變最早，舌尖尾次之，舌根尾殿後。文獻與方言語料，皆顯示舌根韻尾對音節的保護作用最大，不論傳世或出土文獻、漢語方言均可見中古庚陌韻有一部分字仍在魚陽部韻系 *-ok，*-oŋ / *-iok，*-ioŋ，未入佳（支）耕部韻系 *-ak，*-aŋ / *-iak，*-iaŋ，如：兄、冏等字。其道理至為顯明，卻又為何困擾語言工作者，或說何以容易產生迷思，關鍵可能在於是否辨明語言發展的時空因素與文獻「分類」名目的內涵。

語言發展的時空因素，可以舉重紐 A 類、B 類與普通三等 C 類的關係說明，茲以舌根尾、舌尖尾、雙唇尾一組重紐韻系為例，說明如下：

舌根尾 庚三韻 B：清韻 A：陽韻 C

舌尖尾 仙韻 B 仙韻 A：元韻 C

雙唇尾 鹽韻 B 鹽韻 A：嚴韻 C：凡韻 C

其中，舌根尾韻類三等韻的 A、B、C 三類，分屬於韻書的三個韻目；除了外轉第三十五開措置耕清青韻，《韻鏡》⁵ 尚以外轉第三十三開、外轉第三十四合兩圖處理庚韻與清韻，陽韻則與唐韻同置於內轉第三十一開與內轉第三十二合。董同龢（1948，1968）早已指出清韻的唇牙喉音字列於四等，與同攝三等

⁴ 「o 音 a 化」音變，在印度—伊朗語、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發生。借鏡 o > a 之間的元音轉移模式，思考漢語方言的音變問題，將此音變規律名為「歐音阿化」，則是張光宇（2014，2019）所倡，用以解釋漢語方言比較研究所處理的韻類之間的變化與音韻關係。參見張光宇（2014）：〈重建與演變——比較法在中國一百周年紀念〉，《語言學論叢》50 輯（2014 年 12 月），頁 138-166，364。張光宇（2019）：《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

⁵ 本文討論韻類等第，依據等韻圖《韻鏡》之音韻地位，參見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

的庚韻字合起來看，其關係就如重紐韻系的 A、B 類（1 類 2 類）一樣。⁶ 就諧聲字與《詩》韻音韻關係而言，庚三 B 類與陽韻可重建為 *-ionj，清韻 A 類為 *-ianj，其音韻關係與韻書、韻圖不同。

仙韻在韻書與韻圖均只是一個音韻名目，也就是一個韻類。其唇牙喉音反切之分為兩類，或韻圖之分別措置於三等、四等，實是韻書編者所收錄的反切反映了兩種音讀來源，而既已錄在同韻之下，則反映當時應有某一種通行的方言仙韻 A、B 兩類已經合流，即 B 類發生 *-ion>*-ian 音變，形成與同源的同攝三等元韻有別。惟在某些古代或現代的漢語方言，依然存在表現仙韻 B 類與元韻同讀一類，而與 A 類有別者，反映早於《切韻》的音韻關係。其音讀或保守，或創新，韻類關係如下：

保守一派

仙韻 B 類、元韻 *-ion：仙韻 A 類 *-ian

創新一派

仙韻 B 類：*-ion>*-ian

元韻 *-ion：仙韻 B 類、仙韻 A 類 *-ian

至於雙唇尾重紐鹽韻，僅少數影母字有 A、B 兩類的反切對立，反映兩類字合流較為徹底。因為 o 元音的圓唇屬性、唇音聲母、唇音韻尾的多重影響，細音 *-iom 的唇音字較少。相較於舌根尾、舌尖尾韻類，《韻鏡》所反映的 o、a 元音韻系雙唇尾唇音字僅有外轉第三十九開鹽 B 列有砒、眨、窆三個小韻，外轉第四十開的嚴韻、鹽 A 均無唇音字，外轉第四十一合凡韻則列的是輕唇音字。整體而言，漢語音韻發展史上唇音尾韻類音變腳步最快，導致在各個音韻史議題所留下的線索都較為隱晦，也帶給研究者更多的挑戰。

重紐之所以「重」，是因為同韻之內有重出的反切；「紐」是紐合、拼合

⁶ 參見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1948 年 9 月），頁 1-20；《漢語音韻學》（1968）（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八版），頁 127、164。

之義。因此，「重紐」可以理解為兩個重出的音節，此與同音之字不立兩切語的原則不合。就漢語發展而言，文獻語料反映了古代某一種語音狀態，韻書、韻圖的重紐現象體現兩個音從有別到合流的紀錄。董同龢（1948）已指出從重紐現象可以歸納出一個音韻傾向，即 A 類字語音較近於純四等韻，B 類字應當近於高本漢所謂 β 類三等韻，即微元凡諸韻。就已有的上古音知識來說，各韻的 A、B 兩類既然源自上古不同的韻部，可確定他們當是主要元音的不同。⁷就語音邏輯和語言發展的連續性來看，董先生的觀察可謂洞燭機先。在這個認識基礎上，某些重紐韻 A、B 類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來源於不同的古韻部，但怎知問題不是出在我們對古韻的分類認識不夠徹底？好比從諧聲字材料檢視，仍可看出仙、祭、宵韻諧聲關係的確分作兩類，與韻書重出的兩類反切相應。也就是說目前所通行的上古韻部分類中，仙、祭、宵韻所屬的元部、祭月部、宵部應分為兩類。上述音韻史議題皆與本文討論的 *o、*a 韻系相關，後續各節將陸續討論。

二、*o、*a 韻系與中古四等格局

自有古音系構擬以來，一、二、三、四等與韻母的關係始終緊密聯繫，其中又以江永四等洪細說影響當代漢語音韻研究最為深遠。李榮（1983）曾指出「江永的話大概是根據當時所謂官音，就是十八世紀前期的北京音說的。」然而近四十年來，以江永四等洪細說認知韻圖的一二三四等內涵，仍然是主流。影響所及，文獻上的音韻名目與漢語音韻發展的關係，並未得到適切的認識。用李榮的話說，江永「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既然是在北京音系一類的基礎上說的，當然「這個話的價值也就在這個上頭，適用的範圍也限於此。」⁸

⁷ 參見董同龢（1948）：〈廣韻重紐試釋〉，頁 11-12。

⁸ 參見李榮（1983）：〈關於方言研究的幾點意見〉，《方言》1983 年第 1 期，頁 1-15。

自高本漢學說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⁹ 進入漢語音韻學界以來，研究者深受影響與啟發，莫不以構擬音系自許。後學因此得以認識董同龢（1944）、王力（1957，1985）、李方桂（1971）、白一平（1992）、鄭張尚芳（2003，2013）、白一平沙加爾（2014）……等人所提出的音韻構擬體系。然而越是在浩瀚的文獻與方言語料中出入，就越能體會李榮所說的「對傳統的一些音韻名目，我們得明白它是在什麼音韻基礎上提出來的，我們要恰如其分地了解，恰如其分地使用。」¹⁰ 否則書讀得越多，就越是寸步難行。四等洪細說，既關係著中古音系構擬，也如影隨形跟著研究者進入上古音系的領域。一九八八年，羅杰瑞在他的著作 *Chinese* 中評價李方桂的上古音系，對於這部截至當時被認為是最好的上古音構擬著作，*Chinese* 書中的文句實際指出重建音系不可或缺的材料、假說、驗證等基本理念：¹¹

For the present, at least, it is best to consider the various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s which have been proposed as convenient but highly hypothetical phonological summaries of what is known of Old Chinese from the sources described above.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s can only be judged on the basis of how consistently and simply they summarize these data. (1988:48)

受時間所限，羅杰瑞發表 *Chinese* 之際並未見到 1990 年之後面世的上古音系著作。然而即使如此，今天來看他對於古音構擬的認識，也並無扞格。上文最重要的見解，是指出從所憑藉的材料來看，目前各種上古音系的構擬都是一種方便但具有高度假設性質的音韻概述。判斷其優劣與否，端看何者能夠對相關材料提出一致且簡單的全面分析。其道理至簡至明，惟能夠真正體悟並落實在漢語音韻研究者，依然只是少數。好比一、二等關係應由元音區分，或介音區

⁹ 參見（瑞典）高本漢（Karlgren, Bernhard）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¹⁰ 李榮（1983）：〈關於方言研究的幾點意見〉。

¹¹ 參見 Norman, Jerry.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分，已在學界經歷長久時間的討論。依目前所見而言，似乎把二等擬上 -r- 介音獲得了多數人的認同，但嫻熟漢語方言者，亦知曉現代漢語方言仍具有一、二等區別者，是 o、a 元音的差異。然則，古音構擬與漢語方言兩者之間的音韻關係為何？如若 -r- 介音之假設正確，那麼 *-a- 與 *-ra- 之介音差異，如何轉為 -o- 與 -a- 的元音對立？甚至更根本的提問，上古時期是否同樣具有中古時期才見諸文獻的四等分別？仍然是一個並非不證自明的音韻史議題。

以同韻部只有一個元音的認識為基礎，加上始終不曾脫離江永四等洪細說的影響，上古韻部之構擬大抵走上以介音區別中古韻圖所示的韻類四等差異，具體落實在為二等擬測介音 -r-，普通三等介音 -j-，四等介音 -i-。¹² 研究者以語音標記區分了古韻部裏的中古韻類與一、二、三、四等的分別，這種處理也意謂中古的四等分別在上古就已存在。把韻圖等於《切韻》，再往上推到上古，這是一種直線發展觀，符合文獻串連的假設，但沒有解釋音變。既違反音變的基本原則，也依然無法證成四等之別自古已然，同時誤解了音變歷程，更忽略文獻紀錄與漢語方言發展的不平衡現象，導致既無法解釋文獻的諸多歧異，也使方言所反映的音變類型差異成為無頭之水，最終失去尋繹語言連續性的可能。現行多數構擬體系不再依循高本漢、董同龢，採取以後 a、前 a 區別一、二等的方式，轉以介音區隔四等。若舉 a 元音韻部為例，大致可寫成如下關係：

- 一等 -a-
- 二等 -ra-
- 三等 -ja-，-rja-（或 -jia）
- 四等 -ia-

¹² 在總體傾向之外，仍有細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四等並無 -i- 介音，應為洪音，如李榮，參見《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三等韻類多，為了賦予語音差異，李方桂以 -j- 與 -ji- 加以區分，惟若既有重紐 A、B 類，又有普通三等，便無法區別。龔煌城、白一平等學者則以 -rj- 與 -j- 區別三等重紐 B 類與 A 類。-r-、-rj- 在某些學者的體系，也用以區別精、莊組，端、知組字。箇中細節請參看個別學者的相關著作。

綜上所述，漢語音韻學研究受西方語言學之影響，始於引進高本漢學說，然若就元音格局之擬測而言，已和高本漢的認知漸行漸遠。

上古音之構擬，倚賴《廣韻》二百零六韻於韻圖所示的等第甚深。《切韻》一九三韻，《廣韻》分韻加密，有其發展脈絡，可從《切韻》系韻書檢索而得。如何認識《切韻》的性質，關係著漢語音韻史重建。1960年代漢語學界有過熱烈的《切韻》性質論戰，集大成於周祖謨（1966）〈《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一文。¹³此文許多觀點發人深省。例如：認知南北朝期間韻書多，分韻不一致，乃由於所根據之方音不同，也與各家審音分韻的標準相關。舉其一二言之，好比呂靜《韻集》以「成仍宏登」合為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切韻》分韻「成仍宏登」分作四章，「為奇益石」合為兩韻，分韻並未完全依從呂靜。又如皆韻、齊韻，呂靜、陽休之無別，夏侯該（詠）、杜臺卿有別，《切韻》分韻所從為後者。據此可知，其參採各家韻書之分韻可謂「從分亦從合」。凡此種種，皆與《切韻》成書之重要推手顏之推的語言認知有關。¹⁴換句話說，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認識《王仁昉刊謬補缺切韻》韻目下小註所呈現的語音史意義。韻目小註顯示的方音差異，來自《切韻》成書之前的語言實際狀況，從比較法來說，也就是前《切韻》時期的漢語發展。現代漢語方言音韻表現早於《切韻》者，也必然是前有所承，從而閩語以外的其餘漢語方言均由《切韻》演化而來的假說必然動搖，也就再自然不過了。

已知《切韻》蘊含豐富的方言訊息，意謂以之為參照研究前《切韻》或上古音，即需時刻謹記時間、空間、音變類型差異，既然存在於現代漢語方言，

¹³ 周祖謨（1966）：〈《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頁434-473。

¹⁴ 周祖謨（1966）說：「顏之推是重今而不重古的，他所重視的是在當時行用的相承的讀書音和實際存在於語言中的語音分類，而不是晉宋以上的古音」、「據顏之推在〈音辭篇〉中所說可知他們是以當時的語音為準」、「是一種切合實際的表現」。

也必然在文獻語料有所表現。漢語方言的四等表現不完全與江永四等洪細說吻合，反切用字表現的一二四等一類、三等一類，意義為何？四等字是否「尤細」？是否需要為四等構擬元音性的介音？閩方言音系反映的二、四等同型有何意義？等韻圖的四等標記是否適合直接套用在上古音系的語音分類？亦須有所釐清。

三、《切韻》系韻書韻次反映的 *o、*a 韻系語音訊息

本文討論的 *o、*a 韻系包括傳統歌祭月元部所分出的兩個系列——歌月元、皆黠山韻系，魚鐸陽、佳（支）錫耕韻系，葉談、洽咸韻系，宵、肴韻系。討論這些韻系的音變問題，可憑藉的材料不僅一種，本文觀察《切韻》系韻書相關韻次所反映的音類關係，檢視這些不直接表音，卻一向被認為存在音近相次關係的排序，探究其中存在的音韻類型差異，解釋所透露的語音史訊息，這將有助於了解漢語語音史上的 *o、*a 韻系及其演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韻目小註¹⁵錄有呂靜、夏侯該、陽休之、李季節、杜臺卿五家韻書與《切韻》分韻異同，也提供相關韻類分合訊息。後文主要根據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五代刻本《切韻》、《廣韻》平聲韻目的異同，以及王韻韻目小註討論其中所蘊含的前《切韻》o、a 韻系訊息。

茲將前述諸韻書的韻目依次列出，括弧內是平、上、去、入各聲調韻目數總合，可與《切韻》一九三韻有所參照。畫底線之韻類與上古 o、a 韻系的發

¹⁵ 本文相關韻目小註錄自《全王》、《王二》、《王一》，以《全王》為主，《王二》、《王一》為輔。現今所見《切韻》韻目小註有三種，皆為王韻寫本。敦煌本 P2011（《王一》）缺平聲；裴務齊正字本（《王二》），存平聲部分韻目，共四個小註。宋濂跋故宮全本（《全王》），小註全。參見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下冊，頁 876-883。

展演變相關。

《全王》平聲韻目

東冬鍾江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哈真臻文殷元魂痕寒刪山先仙蕭宵肴豪¹⁶歌
麻覃談陽唐庚耕清青尤侯幽侵鹽添蒸登咸銜嚴凡 (54+52+57+32=195)¹⁷

《王二》平聲韻目

東冬鍾江陽唐支脂之微魚虞模齊皆灰臺真臻文斤登寒魂痕先仙刪山元蕭宵交豪
庚耕清冥歌佳麻侵蒸尤侯幽鹽添覃談咸銜嚴凡 (54+52+57+32=195)¹⁸

五代刻本《切韻》平聲韻目

東冬鍾江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哈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宣蕭宵肴
豪歌戈麻覃談陽唐庚耕清青尤侯幽侵鹽添蒸登咸銜嚴凡 (58+56+60+36=210)¹⁹

《廣韻》平聲韻目

東冬鍾江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哈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蕭宵肴豪
歌戈麻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尤侯幽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57+55+60+34=206)

根據諧聲字與《詩經》韻腳歸納分類的結果，上古 *o、*a 韻系依舌根尾、
舌尖尾、雙唇尾韻尾之不同，呈現如下關係：

¹⁶ 《廣韻》蕭宵肴豪與《全王》蕭宵肴豪、《王二》蕭宵交豪、五代刻本《切韻》蕭
宵肴豪及其相承上去聲所涉及的問題將另文討論。

¹⁷ 王韻比陸法言《切韻》多上聲廣韻、去聲醜韻兩韻。此兩韻的字，《切韻》分別列
在琰韻與豔韻之內，系統上並未與琰、豔兩韻的字混同。因此有一九三與一九五韻
之不同。

¹⁸ 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共五卷，平聲上聲闕佚頗多，去入二聲完整。
上平聲韻目可據卷一韻目補，二十六先之後所缺可據上去二聲次第補出相承韻目。
參見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下冊，頁 892-895。

¹⁹ 參見周祖謨（1948）：〈五代刻本《切韻》之韻目〉之考訂，該文收錄於《周祖謨
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 252-258。文中指出此刻本韻
目總數為今日所見韻書分韻最多者。

o 韻系			a 韻系		
陰聲韻	入聲韻	陽聲韻	陰聲韻	入聲韻	陽聲韻
魚 *-o *-io	鐸 *-ok *-iok	陽 *-oŋ *-ioŋ	佳 *-a *-ia	錫 *-ak *-iak	耕 *-aŋ *-iaŋ
歌 *-oi *-ioi	月 *-ot *-iot	元 *-on *-ion	皆 *-ai *-iai	黠 *-at *-iat	山 *-an *-ian
-----	盍 *-op *-iop	談 *-om *-iom	-----	洽 *-ap *-iap	咸 *-am *-iam
宵 *-ou *-iou	藥 **-ouk>*-ok **-iouk>*-iok	-----	肴 *-au *-iau	(錫) **-auk >*-ak **-iauk>*-iak	-----

後續將依次討論《切韻》系韻書韻類與上古 o、a 韻系的內在語音關係，同時也參考王韻的韻目小註凸顯《切韻》編撰之前已有方言差異。就漢語語音發展史而言，類型差異是方言差異中最需被關注的音韻史課題。

(一) 佳韻韻次

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齊皆灰臺／歌佳麻²⁰

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齊佳皆灰哈／歌麻

《廣韻》——齊佳皆灰哈／歌戈麻

²⁰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所說的「故宮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指的是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般也稱之為《王二》。宋濂跋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則又稱作《王三》或《全王》。《王二》、《全王》「佳」韻的韻次不同。

王韻韻目小註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	-----	泰 無平上聲	-----
齊	薺	霽 李杜與祭同。 呂別，今依呂。	-----
-----	-----	祭 無平上聲	-----
佳	蟹 李與駭同。夏 侯別，今依夏 侯。	卦	-----
皆 呂陽與齊同。 夏侯杜別，今依 夏侯杜。	駭	怪 夏侯與泰同。杜別， 今依杜。（王一）	-----
-----	-----	夬 無平上。李與怪同， 呂別與會同， ²¹ 夏侯別， 今依夏侯。	-----
-----	-----	廢 無平上聲。夏侯與隊 同，呂別，今依呂。	-----
歌	哿	箇 呂與禡同，夏侯別， 今依夏侯。	-----
麻	馬	禡	-----

從王韻韻目小註來看，蟹韻，李季節與駭同，是佳皆韻系上聲匯流。夬韻，李與怪同，是怪夬無別。皆韻，呂靜、陽休之與齊同，是二四等同型的諧聲字分類的延續。這些韻類交錯的關係顯示中古二等韻佳、皆、夬雖源自不同的上古韻部，在《切韻》所採五家韻書中已見三家互有出入。佳蟹卦主要源自上古佳

²¹ 呂靜《韻集》今已不存，推測會韻相當於《廣韻》泰韻，泰、夬無別反映的是較早階段同源於 *-ot 或 *-oi。

部 *-a，皆駭怪源自皆部 *-ai，夬韻源自月部 **-ot>*-oi。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指出：

故宮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的佳韻有與眾不同的一點，就是他並不跟哈泰皆夬在一起而是跟歌戈麻一同排列的。根據這一點，我們很可以相信中古確有某方言是把佳韻字讀得近乎麻韻的。要解說「佳」之所以讀 *teia* 而不讀 *teie* (←*teiai*←*kai*)，似乎這才是一條正當的途徑。(1944：77)

佳韻在十六攝格局中屬於蟹攝，沿襲李舟《切韻》而來的《廣韻》韻次，以平聲而言，蟹攝韻依序為齊（祭泰）佳皆（夬）灰哈（廢）。董氏此處指出故宮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裴務齊正字本），佳韻不與哈泰皆夬比鄰，而是與果假攝的歌（戈）麻相次，並據此認為佳韻今讀與蟹攝其他二等韻有別，應是源頭方音差異的反映。中古佳韻在上古被歸類於佳（支）部，²² 但須澄清的是董氏之所以認為「佳」何以讀 *teia* 而不讀 *teie* (←*teiai*←*kai*)，應與歌戈麻有關，實因他將上古歌部擬音為 *-a。意指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反映的是佳韻與歌戈麻音讀相近的一種方音，而與他所擬測的音系則有所不同。其歌部擬測為 *-a 雖與本文 (*-oi) 有所差異，惟體會韻書韻次之措置必有所謂，且深刻認知古代必有方音差異，則與本文之認識並無扞格。

已知初唐、中唐、晚唐的詩文押韻，佳韻與麻韻相叶者十分普遍，²³ 可見裴務齊正字本佳韻之韻次安排可能與唐代的實際語音有關。從文獻與現代漢語方言獲致的雙重啟示，得以確認佳（支）、錫、耕部與魚、鐸、陽部存在 *o、*a 元音的對當關係，且延續到隋唐時期，在某些方言仍獲得保留，可

²² 董同龢的上古音系佳部擬測為：*-eg，*-ek，無法解釋此處「佳」字何以讀 *teia* 而不讀 *teie* 的音讀問題。

²³ 參見金恩柱：〈從唐代墓誌銘看唐代韻部系統的演變〉，《古漢語研究》1999年第4期，頁58-62；鮑明煒：《初唐詩文韻部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劉根輝、尉遲治平：〈中唐詩韻系略說〉，《語言研究》1999年第1期，頁34-46；趙蓉、尉遲治平：〈晚唐詩韻系略說〉，《語言研究》1999年第2期，頁101-111。

將此韻系的關係擬為 *-a, *-ak, *-aŋ, 至於現代漢語方言也有把佳錫耕部字讀為 -e, -ek, -eŋ 或 -i, -ik, -iŋ 者, 則是 a 元音後續不斷高化所產生的變化。隋唐期間, -e, -ek, -eŋ 應已出現, 相較於 *-a, *-ak, *-aŋ, 屬於創新表現, 韻書所見反切又音即是具體而微的反映。佳、錫、耕部與魚、鐸、陽部二韻系洪細韻類之別, 以及它們與中古韻類的關係, 簡示如下:

魚、鐸、陽部

洪音

*-o *-ok *-oŋ
模麻二 鐸陌 唐庚二

細音

*-io *-iok *-ioŋ
魚虞麻三 藥陌昔 陽庚三

佳(支)、錫、耕部

洪音

*-a *-ak *-aŋ
佳齊 (陌)麥錫 庚二耕青

細音

*-ia *-iak *-iaŋ
支 陌昔 庚三清

「佳」之現代北京音所以讀為 *teia*, 而不讀 *teie*, 應與早期佳部音讀為 *-a 直接相關, 今音僅是再經歷見系二等字顎化音變。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昉刊謬補缺切韻》的佳韻韻次與《全王》、李舟《切韻》不同, 是文獻紀錄了當時的確存在方言差異, 韻書之韻次措置亦必有所本。而所謂佳韻字讀得近乎麻韻, 仍需進一步解釋歌戈麻與佳韻的音韻關係, 中古麻韻字在上古時期分處於歌部、魚部, 其與佳韻的關係可簡列如下:

歌(戈)麻(歌部) *-oi

麻(魚部) *-o, *-io

佳(佳部) *-a

此所以「佳」讀 *teia*, 不若「皆」讀 *teie* (*kai>*kiai>*teiai>teie), 其實是因為他們的來源不同, 「佳」屬於 *-a 韻類, 「皆」屬於 *-ai 韻類。而原來分屬歌部、魚部的兩類中古麻韻字, 到了韻書年代已合而為一, 他們需要經歷歌部 -i 元音韻尾脫落, 以及 o 音 a 化音變, 才有佳韻與麻韻同讀為 -a、-ia 的可能。音變過程如下所示:

歌戈麻（歌部）**-oi* > **-o* > **-a*

麻（魚部）**-o*, **-io* > **-a*, **-ia*

佳（佳部）**-a*, **-ia*

董先生對古韻部關係的主張雖與本文有所不同，但他說「我們很可以相信中古確有某方言是把佳韻字讀得近乎麻韻的。」則與我們的觀察一致。換言之，這裏的問題必須從元音關係理解。暫且不論洪細所涉及的介音差異，本文主張：傳統分類中的魚、鐸、陽韻部與佳、錫、耕韻部的音韻關係，應為 **-o*, **-ok*, **-oŋ* : **-a*, **-ak*, **-aŋ*，在韻部格局中平行於舌尖尾 **-o* 韻系的歌、（祭）月、元韻部與 **-a* 韻系的皆、黠、山韻部，即 **-oi*, **-ot*, **-on* : **-ai*, **-at*, **-an*，形成 **-o*、**-a* 韻系的對當關係。由此出發，便能追索唇音尾相關韻類在音系中的平行變化現象。

另外，「厓」、「涯」、「崖」字《廣韻》收錄二音，一音為支韻，魚羈切；一音為佳韻，五佳切。折合為今音，支韻魚羈切音讀為 [i35]，佳韻五佳切音讀為 [ia35]，五佳切音讀與「佳」字韻母相合。「涯」字周法高入支部，高本漢、王力、董同龢、李方桂上古音系統未收錄此字。與「涯」字同音的「崖」字前述諸家均歸入支（佳）部。相較之下，清代古音學家江永則在《四聲切韻表》把「涯」字歸入「麻」韻，反切為「五加」。查《廣韻》麻韻未收入「涯」字。《集韻》麻韻牛加切，則有「涯」字，與「牙芽」同音，此切未見「厓崖」二字。換言之，《集韻》支韻魚羈切、佳韻宜佳切，均同時收錄「厓涯崖」三字，麻韻牛加切則僅有「涯」字，宋代二韻書處理有別。雖然，《集韻》所立音切亦必有所依據，江永《四聲切韻表》「涯」字的處置，也非無頭之水。

黃炳輝（1981）曾整理《全唐詩》近五萬首詩作，查得「涯」字入韻詩二百零二首。其中「涯」與支、微韻字通押三十首，與麻韻字通押一百七十首。²⁴ 據此而言，「涯」字在唐朝詩作中與麻韻字的音韻關係實較為緊密，與

²⁴ 參見黃炳輝：〈中古「涯」字韻屬證〉，《語文研究》1981年第2輯，頁116-118。經檢視詩作韻腳，可知黃文所說：「我們從將近五萬首的《全唐詩》中，查

後世《集韻》麻韻牛加切相應，與《廣韻》支韻、佳韻二切（魚羈切、五佳切）之語音相對較疏遠。

以五加切、牛加切的下字「加」來說，學者均將之歸入歌部，並無相左之意見。前文已指出中古麻韻轄字在上古或歸歌部，或歸魚部，從整體音韻格局加以思考，前者元音當為 *oi，後者元音當為 *o。在製作反切的年代，*o 元音韻系應已發生 o 音 a 化音變，因此才能以來自上古歌部的字為「涯」之下字。以「涯」字在唐朝詩作的音韻行為及《王二》韻次措置來說，歌佳麻相次，或許表示以「加」字作為下字造反切時，歌部麻韻字可能已經歷 *o>*a 音變，讀得與佳韻字沒有分別。以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廟碑〉為例：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於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王道式訛。²⁵

審其韻腳，「涯」為上古佳部字，「多嘉歌加荷和訛」為上古歌部字，顯然此時歌部歌戈麻字已發生 *o>*a 的變化，故能與「涯」字叶韻。此亦可證明成書於中晚唐的《王二》²⁶ 以歌佳麻相次，確有其現實的語音作為基礎。

檢視漢語方言，「佳」字僅粵語具有 -i 韻尾，「涯」字則粵、閩、客語均有 -ai 韻讀法。臚列粵、客、閩、吳、湘、官話方言的二字音讀如下：²⁷

得出現「涯」字的有二百零二首。其中「涯」與「佳」韻字通押的有二首，與「支、微」韻字通押的有三十首，與「麻」韻字通押的有一百七十首。」不盡符合詩作押韻事實。例如：元鎮〈店臥聞幕中諸公徵樂會飲因有戲呈三十韻〉入韻字有：偕齋柴排街蠶崖豺駟荜槐怪岳啮娃涯皆乖諧儕釵淮哇差懷階埋骸痲裏，皆韻字遠比佳韻字為多。崔塗〈贈休糧僧〉一詩，「涯」字並未入韻，韻腳為：懷階埋崖，除了崖字，其餘均屬皆韻字。

²⁵ 參見唐·柳宗元：《柳河東全集》（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卷5，〈古聖賢碑〉，頁52-54。

²⁶ 參見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下冊之考訂，頁891-905。

²⁷ 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頁10、14。本文所據方言音讀，若未特別標註，皆參採《漢語方音字匯》。

	佳	涯
廣州	kai	ŋai
梅縣	ka	ŋai
廈門	ka	gai
福州	ka	ŋai

蘇州	teio	jiɔ
長沙	teia	ia
北京	teia	ia

前元音 a 在漢語方言中往往有 ia 化或 ai 化兩種音變路徑。粵、閩、客語「涯」字韻母為 [-ai]，推測經歷了 *-a>*-ai 的變化，與皆韻字匯流，讀為今音。檢視韻書音切，宋代韻書「涯」字分入支、佳、麻韻；《中原音韻》入佳麻韻，蘇州、長沙、北京為此類型；《中州音韻》入齊微（盈雞切）、皆來（移皆切）、家麻（移加切）；《洪武正韻》入支（延知切）、皆（宜皆切）、麻韻（牛加切），其中的皆來韻、皆韻讀音，應即是粵、閩、客語「涯」字韻母讀為 [-ai] 的類型。吳語、湘語、官話則音變腳步較快，經歷了 *-a>-ia 的音變。聲母也發生由 *k->tc- 的顎化音變，是單音節語言聲母與韻母的共伴效應；聲母 ŋ- 與 g- 在閩語是疑母字的同位音，ŋ- 在吳語、湘語、官話則是歸零變化。

「涯」字从「厓」聲，厓，佳韻五佳切；「厓」从「圭」聲，圭，齊韻古攜切。「佳厓崖涯」在《詩經》均未入韻，「圭」字在《詩經·板》第六章入韻一次，與佳（支）部為韻，如下所示：

天之牖民，如堦如筮（支）。

如璋如圭（支），

如取如攜（支）。

攜無日益（錫），

牖民孔易（錫）。

民之多辟（錫），

無自立辟（錫）。

從「圭」字的押韻行為來看，和佳錫部關係緊密。檢視《廣韻》，可見陌韻，虎伯切下有一「𠄎（砗）」字（xuo51），其音韻地位顯得有點特別。《廣韻聲系》所列从「圭」「厓」等聲符的諧聲字系列，大致分布在支紙寘、齊霽霽、佳蟹卦、皆駭怪等韻，也見於少數的麻馬韻與霰屑韻、迥韻。²⁸ 可能因字形差異，《廣韻聲系》未見「𠄎（砗）」字。余迺永（2010）以為陌韻所錄「𠄎」字應从「圭」，以「砗𠄎」二字為異體字。並云：「又圭聲應入麥韻，下从圭者同。」²⁹ 所指从圭者乃「漑」字及左為「𠄎」旁的「慄」字。查《廣韻》麥韻，从圭者，有「割漑」二字，「割」即「駑」字。「漑」字有虎伯切、呼麥切二音，從本文之觀點而言，呼麥切為發生 **-ok*>**-ak* 音變所形成的創新音讀。「𠄎」字，在錫韻可見又音「呼昊切」，其音理一致。周法高依據「𠄎」字反切二音，虎伯切入鐸部、呼昊切入錫部，前者擬為 **xrwak*，後者擬為 **xwek*。³⁰

從上古韻部而言，歌、佳部轄字若發生音韻聯繫，應與 o 音 a 化音變相關，也就是歌部字讀為 a 類元音之後與佳部字匯流，歌佳麻韻目相次，或唐人詩歌押韻習慣與此推論可相互佐證。

（二）祭泰夬廢韻次

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霽祭泰界夬廢誨代

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泰霽祭卦怪夬隊代廢

《廣韻》——霽祭泰卦怪夬隊代廢

²⁸ 參見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上冊，頁23-27。

²⁹ 參見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512、514。

³⁰ 參見張日昇、林潔明合編：《周法高上古音韻表》（臺北：三民書局，1973年）。

玉韻韻目小註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	-----	泰 無平上聲	-----
齊	薺	霽 李杜與祭同。 呂別，今依呂。	-----
-----	-----	祭 無平上聲	-----
佳	蟹 李與駭同。夏 侯別，今依夏侯。	卦	-----
皆 呂陽與齊同。 夏侯杜別，今依夏 侯杜。	駭	怪 夏侯與泰同。 杜別，今依杜。 (王一)	-----
-----	-----	夬 無平上。李與怪 同，呂別與會同， 夏侯別，今依夏侯。	-----
-----	-----	廢 無平上聲。 夏侯與隊同，呂別， 今依呂。	-----

從玉韻韻目小註來看，霽韻，李季節、杜臺卿與祭同，是蟹攝三四等韻去聲匯流。廢韻，夏侯該與隊同，是廢韻的主要元音可能已經高化，《韻鏡》將廢韻寄於微尾未之圖，可能也有音韻相近的考量，推測廢韻可能發生 *-ioi>-iui>-ui 的變化。蟹駭混同、皆齊韻同型，前文已說明。祭韻、廢韻同源自 *-iot>*-ioi，祭韻發生 a 音變在前，無唇音字，廢韻有輕唇音字。獨立去聲韻祭泰夬廢，在漢語音韻史是個突出的現象。此中存在音變的鍊動關係，當 *-oi 失去 -i 尾，往 o（中古歌戈韻）發展，所空下的 *-oi 便吸引了部分 *-ot 的字發生韻尾 -t>-i 的變化。以中古韻來說，先發生 -t>-i 音變的字便轉讀為 *-oi 韻，-oi 發生 a 化便形成夬韻，於是泰、夬轉為 oi、ai 一二等之別，亦即中古夬韻是鍊變之後 -oi 韻裏最早發生 o 音 a 化的字，成為 -ai（-uai）韻。以上古諧聲關係來說，祭韻

B類、廢韻、薛B、月韻同源於*-iot，在歌部細音*-ioi丟失-i尾而為*-io之後，吸引祭韻B類、廢韻演變為*-ioi韻，因此是較晚的音韻發展階段，此與出土的先秦文獻所見祭部是否獨立的課題相關。而祭B*-ioi與*a韻系的祭A*-iai合流為中古祭韻之後，以其反切來源不同則形成重紐。上述相關音類的關係如下：

歌部、月部（*o類）洪細韻類及其與中古韻類關係：

*-oi	*-ot	*-ioi	*-iot
歌戈	曷末泰	支 ³¹	廢祭B薛B月
麻二	鎋夬		

皆部、黠部（*a類）洪細韻類及其與中古韻類關係：

*-ai	*-at	*-iai	*-iat
皆齊	黠屑	祭A	薛A

在*-oi韻類裏，丟失-i韻尾，發生*-ot>*-oi>*-o音變的字形成麻二，之後並與魚部麻韻合流，轉讀為*-a，形成假攝；發生*-ot>*-oi>*-ai音變的字則形成夬韻，此處可舉《王二》去聲夬韻「話」字為例，反切又音為「下快反」、「胡跨反」，前者為夬韻音讀，後者為禡韻。以現代漢語方言參照，「下快反」為閩南語讀[ue33]一類的音讀來源，可能經歷了*-ot>*oi>*uoi>*uai>ue的變化；「胡跨反」一音則是北京話「話」字讀[xua51]的較早紀錄。「皆部」皆齊韻字一旦經歷*-ai>*-ei變化，便與脂部皆齊韻字合流，繼續往-e、-i高化演變。佳部齊韻字元音變化路徑相仿，即*-a>*-e>*-i。據此而言，《王二》、《全王》、《廣韻》祭泰夬廢韻次之不同，實際體現編者對於當時幾個韻類的認知不盡一致。從上古韻部關係而言，祭B、泰、夬、廢韻位於歌（祭）月部，祭A在皆部細音。他們與居於這些韻類之間的佳蟹卦、皆駭怪（界）的韻次異同，顯示音變方向與快慢導致音類之間出現交錯關係。編者所根據的語音基礎不同，

31 支B韻發生*-ioi>*-io>*-ia音變之後，持續往高化音變發展，與佳（支）部的支A*-ia匯流為支韻，並以其古韻部來源不同形成重紐。

便產生韻次措置的差異。《王二》佳韻與歌麻相次已見前文討論，歌麻韻應已丟失 -i 韻尾，韻腹往 *-a 轉移，方能音近相次。

箋注本《切韻》第三種 (P3696)、敦煌本王韻、《全王》、蔣斧印本《唐韻》，泰韻都位於霽韻之前，《王二》泰韻則列於祭韻與界(怪)韻之間。³² 如何理解編者韻次措置的意義？以《廣韻》之前的關係來說，《王二》韻次「霽祭泰界夬廢」若為有意識的音近相次，則泰韻位於霽祭韻、(皆駭)怪夬之間，可理解為泰韻音讀與祭、怪韻一類，可能讀為 *-ai。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韻目下小註，夏侯該怪韻與泰韻同，李季節夬韻與怪韻同可證。《全王》等諸多《切韻》系韻書將泰韻置於模韻和霽韻之間，顯示編者所認識的泰韻韻母與模韻接近，以本文的構擬而言，前者為 *-oi，後者為 *-o，主元音相同。或者是泰韻發生了 *-oi>*-o 的變化，而與模韻讀得一樣。³³ 各韻書霽韻與祭韻均相比次，顯示《切韻》編撰之際，祭韻 AB 類已匯流。再由祭韻與泰怪卦夬諸韻的相次審視，此時霽祭韻的韻腹仍偏低，可能反映讀為 *-ai 的階段；齊齊霽韻讀 *-ai，為閩方言蟹攝四等韻存古層次的來源。

中古廢韻字在上古屬於月部細音，擬測為 *-iot，因為支 B 發生 *-ioi>*-io>*-ia 音變，所空出的 *-ioi 位置吸引部分 *-iot 類字發生 *-iot>*-ioi 音變，此時進入 *-ioi 韻類的字包括廢韻、祭 B。從語音史發展來看，《全王》廢韻位於隊代韻和震韻之間，《王二》廢韻位於夬韻之後，具有不同的意義。前者顯示 o 元音高化或前化，往 u、e 發展；後者「夬廢誨代」之次，若結合文獻與漢語方言的音韻發展來看，編者當時所依據之語音基礎，其各韻韻母可能讀為 *-oi、*-ioi 之類型。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韻目隊韻下小註，云李與代

³² 參見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

³³ 參見熊桂芬：〈論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的韻次〉，《長江學術》2009 年第 1 期，頁 131-136。熊氏說：「泰韻是一個一等韻，主要元音是一個後低、不圓唇元音，裴本以前的諸《切韻》本子把它置於模韻和霽韻之間是欠考慮的……泰韻與模韻和霽韻的元音（包括介音）都是很不同的，放在二者中間不合理。裴本把它置於祭韻和霽韻後面就好多了的……」（2009：136），與本文的認知有所不同。

同，廢韻下云夏侯與隊同。《切韻》之別隊、代、廢韻乃依呂靜《韻集》。參照漢語方言，亦可見相應的音韻現象。如客家方言，其廢韻「吠」、隊韻「背妹」、代韻「代袋載礙愛」，均讀為 -oi 韻，即隊、代、廢無別的方言類型。

(三) 元寒桓刪山先仙韻次

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寒魂痕先仙刪山元

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元魂痕寒刪山先仙

五代本《切韻》(P2014)——(寒桓刪山)先仙宣／旱緩濟產銑³⁴

《廣韻》——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

王韻韻目小註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元 陽夏侯與魂同，呂別，今依呂。	阮 夏侯陽杜與混很同，呂別，今依呂。	願 夏侯與恩別，與恨同，今並別。	月 夏侯與沒同，呂別，今依呂。
寒	旱	翰	未
刪 李與山同，呂夏侯陽別，今依呂夏侯陽。	潛 ³⁵ 呂與旱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諫 李與禰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鎋
山 陽與先仙同，夏侯杜別，今依夏侯杜。	產 陽與銑獮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禰	黠
先 夏侯陽杜與山同，呂別，今依呂。	銑 夏侯陽杜與獮同，呂別，今依呂。	霰 夏侯陽杜與線同，呂別，今依呂。	屑 李夏侯與薛同，呂別，今依呂。
仙	獮	線	薛

³⁴ 參見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頁 919。據上聲韻目可補平聲韻目寒桓刪山，又 P5531（頁 920、923、926）殘葉入聲有薛韻雪韻，應為與仙宣韻相承之入聲。據此可知五代本《切韻》分寒桓、仙宣，反映分韻已與陸法言《切韻》有所不同。

³⁵ 刪濟諫鎋與山產禰黠的四聲相承順序依據諧聲字關係改。

從韻目小註來看，中古二等韻刪山韻系在前《切韻》已有明顯變化。刪韻，李與山同，諫韻，李與禰同，皆體現 o、a 韻系的 -on>-an 變化完成。惟在語音趨同的類型出現之際，保守其原來音讀有別之類型依然存在。如呂靜的音系潛韻仍與旱韻同，體現 *-on 韻系尚未分出二等的潛韻，以呂靜能區別刪、山而言，可見 *-on>-an 的 a 化音變並未啟動。中古三四等先仙韻系與山韻系的關係已與上古諧聲字關係略有不同。諧聲字反映的上古音韻關係是山先仙 A 一類，與仙 B 元有別。韻目小註所見，陽休之山與先仙同，上聲產韻，陽與銑獮同，體現仙 B 仙 A 韻系可能已合流。先韻，夏侯陽杜與山同，體現二四等同型的類型，呂靜先、山有別，透露先韻音讀可能已經有所變化。銑韻，夏侯陽杜與獮同，是三四等趨同，霰與線同亦然。呂靜銑獮、霰線、屑薛有別，顯示呂靜區別先、仙韻系。

此處亦關注元韻韻次，並留意它在上古韻部的音韻地位，以及在韻書韻次、十六攝格局裏與相關韻類的關係，藉此尋覓音韻演變的軌跡。從王韻韻目小註來看，元阮願月諸韻，夏侯、陽、杜多與魂韻系混同，呂靜《韻集》則區分元、魂，為《切韻》所採。意指當時元韻系有兩種音讀類型。元魂痕混同者，元韻系應是發生了 o 元音高化為 u 的變化，才會與原屬 u 元音文部的魂痕韻系混同。而與混痕有別者，元韻與寒桓刪元仙 B 一類，同屬 *-on、*-ion 韻系。中古元韻在上古韻部格局中屬於 *o 元音韻類，本文擬為 *-ion。五代本《切韻》仙／薛之後出現宣／雪韻，則是傳世文獻紀錄了細音韻類開合對立的形成。然而，並非所有的方言都出現這種對立關係，例如閩語。其文讀為合口，白讀仍是開口韻讀法：

- | | |
|-------------------------|----------------------------|
| *-ion>*-ian | 「仙」 sien55 (廈門) |
| *-ion>*-yon>*-uon> -uan | 「宣」 suan55 (廈門) |
| *-iot>*-yot>*-uot>-uat | 「雪」 suat32 文， seʔ32 白 (廈門) |
| | suoʔ23 (福州) |
| *-iot>*-iet>*-ieʔ> -iʔ | 「薛」 siet32 文， siʔ32 白 (廈門) |

比較北京音，「宣」、「雪」、「仙」、「薛」四字音讀為 eyan55、eye214、

cian55、eye55，其中「薛」字也讀合口音，惟除了南方方言，北方方言的西安、武漢、太原白讀韻母皆為 -ie，³⁶ 顯示官話區之音讀大抵也是廈門「薛」字文讀類型的後續演變。廈門「雪」、「薛」二字的白讀音都是開口音韻母，-i-介音並未變 -y-，維持其音讀來源的開口韻類型。從方言比較可知，無論何者，推測其各地語音的起點都是 *-ion / *-iot。據此而言，韻圖放在四等的仙韻齒頭音字，原來應歸 *-ion / *-iot 一類，語音關係平行於清昔韻中「昔惜席蓆借」一類字，閩方言仍讀 -ioʔ，顯示其與鐸部字的同源關係，但韻書早已收入清昔韻。北京「宣」字韻母經歷開口轉合口的變化，「雪」、「薛」字則因丟失塞音韻尾，成為開尾韻，韻腹失去保護，故高化為 -e，即 *-iot > *-ioʔ > *-yeʔ > *-ye。可知仙宣、薛雪分韻，與韻母的變化有關，若方言音讀類型不是無頭之水，且上述連續演變的過程也合於音理，則五代本《切韻》（P2014）仙宣、薛雪分韻的依據可能是音變速度快慢所形成的介音或主元音差異。換言之，後來主流音系開合有別的格局已成形。

山攝字歸元部或山部，為 o、a 對當的關係，此處進一步說明韻書韻次反映的音韻史意義。

元部（傳統元部 *o 類）與中古韻類關係：

*-on *-ion

寒桓刪 仙 B 元

山部（傳統元部 *a 類）與中古韻類關係：

*-an *-ian

山先 仙 A

《切韻》未分寒桓，可視為一體，後世《中原音韻》分寒山、桓歡、先天韻，則是另一種音韻格局，為歷經上古、中古、近代音變之後，韻類有所分合的新狀態。在前《切韻》o、a 對立的關係裏，洪音是寒刪一類、山先一類；細音是仙 B 元一類、仙 A 一類。因此，當《切韻》這些韻類在十六攝格局裏合為

³⁶ 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頁 54。

山攝之際，則是 *o 類韻部完成了往 a 元音轉移的變化，為漢語語音史上的大趨勢。至於客、贛方言之「一、二等為 o、a 對立，三、四等合流為 a 類元音，少數仙 B 類字保有 *ion 韻讀法，則是大趨勢之外的另一種音變類型：

寒桓 刪山 先仙元
-on -an -ian / -ion

《王二》寒、魂、痕韻比次，從上古韻部關係來看，寒為 *-on，魂痕為 *-un，若為音近相次，必然需是寒韻或魂痕韻的元音在編者所依據的音系基礎裏有所變化，也就是或為寒韻系由 *-on 向 *-un 轉移，或者魂痕韻字發生 *-un>*-on 的低化音變。若為前者，o>u 的高化轉移與魚部字的音變一致；若為後者，則與覃韻字的元音低化路徑相仿。裴本元韻位於先仙刪山之後，則是另一種音變類型，顯示元韻音變後 (*-ion>*-ian) 已與相次各韻的韻腹趨於一致，凸顯裴本與《全王》、《廣韻》「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之韻次體現的音韻意義有所不同。元魂痕比次，反映元韻發生 *-ion>*-un 的變化，故與魂痕音近。元韻系的兩種音讀類型，在閩方言也可找到例證。例如廈門：³⁷

冤(元韻，影母) uan(文) un(白)
 棺(願韻，曉母) huan(文) hun(白)
 文讀韻母：* -ion>* -yon>* -uon>-uan
 白讀韻母：* -ion>* -iun>* -un>-un

白讀韻母 -un 由 * -ion>* -iun 音變而來，因為漢語音韻發展在語音的三高環境常是擇其二存在，或是發生複元音單化的演變，因此，漢語方言中常見 -iun>-un，或 -iun>-in，或 -iun>-yn 的不同類型音變。音韻史上極具代表性的欣(殷)、文、真三韻或為 -in，或為 -un，或為 -yn，其或開或合，或洪或細的演變類型差異亦是相同的音理所致。除此之外，與元韻同源的仙 B 韻「船」字，廈門方言白讀音讀作 tsun，文讀音讀作 suan，「拳」字，白讀音讀作 kun，文讀音讀作 kuan，二字音讀類型也與「冤棺」韻母一致。贛語南昌方言仙 B 合口與

³⁷ 廈門冤、棺二字音讀見《漢語方音字匯》，頁 274、275。

元韻的韻母均讀為 -yɔn，³⁸ 體現其同源於 * -ion，經歷 * -ion > * -yon > -yɔn 音變，而成為今音。例如：

仙獮線韻 -yɔn 軟捐捲卷眷絹倦圈泉全權拳宣旋選員圓緣
元阮願韻 -yɔn 勸券軒榷冤原源元袁園猿轅援遠院願怨

上古諧聲字與廈門方言兩種音讀類型亦可相互參照。部分諧聲偏旁分流為山攝、臻攝兩種音讀類型，例如从員聲、分聲、侖聲的字，在國語音系都有 -an、-ən 兩系列的音讀，即是上述兩種演變類型的體現。在先秦，元韻與寒、桓、刪、仙 B 同屬 *o 類韻部。晉代，大體仍是寒（o 類）、山（a 類）兩部，元韻與先、仙、山同屬山部，此乃元韻、仙 B 受介音 -i 影響，率先發生了 o 音 a 化音變，匯入 a 類韻部。在南方，大約南朝劉宋時，元韻轉入魂部，與魂痕相押，此音韻關係即各韻書元魂痕相次的語音基礎。此時刪寒桓一類，先仙山一類，分別相押。齊梁以後，刪發生 o 音 a 化，與 a 類山韻匯流，一二等 o、a 對立的格局形成，元韻仍與魂、痕韻相押。據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所輯，除裴務齊正字本以外的《切韻》系韻書都為元、魂、痕相次，韻目下注明三者同用。唐以後詩韻，元韻與先、仙、刪、山韻相押，裴本「先仙刪山元」相次體現了這種音韻關係。³⁹

《全王》寒桓未分韻，但後來收入桓韻的字置於前，依我們的理解，那是某些字發生 *-on > *-uon 的變化，為編撰者語音意識所察覺，形成後來從寒韻被分出的桓韻字。從語音史角度來說，之後他們便分頭加入浩蕩的 o 音 a 化隊伍，最終形成所謂開合分韻的 -an 與 -uan 韻。《中原音韻》舌尖鼻尾韻部有寒山、桓歡之別，顯示寒韻發生 *-on > *-an 音變，與刪山韻合流之際，桓歡韻的韻腹可能尚未由 o 轉移到 a。而這種韻腹元音的差異，在唐五代時期已為審音者所認知，故五代刻本韻書殘葉（列 TIL 1015）桓韻下注有：「陸入寒韻，不

³⁸ 南昌方言例字音讀參見《漢語方音字匯》，頁 267-277。

³⁹ 參見鮑明煒：〈初唐詩文的韻系〉，《音韻學研究》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88-120。

切，今別。」⁴⁰可見寒、桓分韻有其音韻基礎，並非分韻疏密一說可詮解。

(四) 覃談韻次

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歌麻覃談陽唐⁴¹

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鹽添覃談咸銜嚴凡

《廣韻》——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王韻韻目小註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歌	哿	箇 呂與禡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
麻	馬	禡	-----
覃	感	勘	合
談 呂與銜同，陽夏侯別，今依陽夏侯。	敢 呂與檻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闞	盍（小註殘）
陽 呂杜與唐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養 夏侯在平聲陽唐，入聲藥鐸並別，上聲養蕩為疑，呂與蕩同，今別。	漾 夏侯在平聲陽唐，入聲藥鐸並別，去聲漾宕為疑，呂與宕同，今別。	藥 呂杜與鐸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唐	蕩	宕	鐸
鹽	琰 呂與忝范賺同，夏侯與范賺別，與忝同，今並別。	豔 呂與梵同，夏侯與禡同，今並別。	葉 呂與怗洽同，今別。
添	忝	禡	怗
咸 李與銜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賺 李與檻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陷 李與鑑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洽 李與狎同，呂夏侯別，今依呂夏侯。

⁴⁰ 參見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頁 775。

⁴¹ S2071 的韻目次序也和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相同，同前註，頁 84-87。

銜	檻	鑑	狎
嚴	广 陸無此韻目，失。	嚴 陸無此韻目，失。	業
凡	范 陸無反，取凡之上聲，失。	梵	乏 呂與業同，夏侯與合同，今並別。

前文已提及漢語方言與文獻支持陽部（陽唐韻）應擬為 **-oŋ*、**-ioŋ*。《全王》把覃談韻置於歌麻之後，陽唐之前，而不與侵鹽添相次，蘊含主元音同類的音韻訊息於其間。在二十二部的上古韻部分類中，依據諧聲偏旁檢視，覃韻字既入侵部，也入談部，談韻字則僅入談部。諧聲關係中，雙唇尾韻雖不能界線清晰，但一二等韻大抵是談盍銜狎一類，而與覃合咸洽分別。在漢語方言，除了閩方言表現咸添二四等同型，少見其他漢語方言能清楚分別二等咸與銜韻者，一等覃與談韻則在吳語通泰方言區可看到有意思的音韻差異。⁴² 張光宇（2007）從漢語方言比較檢視覃韻字在唇音尾韻類的分合，重建深攝結構為 **im*、**em*、**ium*、**um*，帶給上古音韻研究許多啟示。⁴³ 本文舉其與上古音系建構相關者一二言之：

其一，重建了雙唇尾 **-e*、**-u* 元音韻系。

其二，覃韻經歷 **-um*>**-om*>**-am* 的音變轉移歷程。

據張文之重建可知，方言比較研究支持 **e*、**u* 元音韻系之獨立地位，排除 **-e*、**-u* 兩元音之韻系，餘下之傳統侵部舊屬成員可歸為 **-i* 韻系，加上本文所主

⁴² 董同龢（1944：77）早已指出吳語覃談有別。《上古音韻表稿》說：「我們還沒有知道哪些方言是分別刪與山或者咸與銜的。覃談二韻的舌尖音字在有些吳語方言裏倒是分別的。」且也指出覃談元音差異：「事實上在許多別的吳語方言裏，覃韻舌尖音字的元音又實在不比談韻字靠前。」筆者認為此說側面佐證覃韻與談韻原來所屬元音大為不同，若結合漢語方言一、二等有別者思考，則覃韻之演變歷程應為 **um* > **om* > **am*。吳語仍體現覃韻源於後元音的特色。

⁴³ 參見張光宇：〈論「深攝結構」及相關問題〉，《語言研究》第27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11。

張的上古音系應有 *o、*a 元音韻系的對當分布，則從方言比較重建的雙唇尾韻部其實也是 *i、*u、*e、*o、*a 五元音格局的分類，與舌根尾、舌尖尾韻部構成平行關係。

從第二點來說，覃韻經歷 *-um>*-om>*-am 的元音轉移，體現了韻、等、攝不同的音韻內涵，到了「攝」的階段，覃韻最終也加入了咸攝陣營。隨著兩兩對比規模擴大，歷史語言學家逐步建立了音韻系統，在音系格局裏確立原始音位的位置，包括聲母系統、韻母系統等。唇鼻音韻尾韻類的重建與 -n、-ŋ 尾韻類平行。其關係如下所示：

	*-u	*-o	*-a	中古韻書韻類			十六攝		
-m	um	om	am	覃	談	銜咸	咸	咸	咸
-n	un	on	an	魂	寒	刪山	臻	山	山
-ŋ	uŋ	oŋ	aŋ	東	唐	庚耕	通	宕	梗

表中所見，上古 -m 尾韻系與 -n 尾、-ŋ 尾韻部，在上古韻部的關係裏平行，分韻的階段，覃韻為 *-um，在一等韻階段則與談韻合流為 *-om，進入咸攝時則已經與咸銜韻無別，都是 *-am。然而即使如此，仍需說明覃韻與其他咸攝韻即使都合為一類 -am 韻，也僅是漢語方言的一種音變類型，客、贛、晉等方言至今仍維持一、二等分別者，所在多有，覃談韻與銜咸韻形成 *-om: *-am 對立；而吳方言則仍有覃 *-um: 談 *-om: 銜咸 *-am 的三向對立格局。當然，若是上古韻類關係，則又有不同。其關係大抵如下表所示：

韻部	盍部		談部		洽部		咸部	
洪細	洪	細	洪	細	洪	細	洪	細
擬音	*-op	*-iop	*-om	*-iom	*-ap	*-iap	*-am	*-iam
中古韻類	盍狎 (合)	業乏 業 B	談銜 (覃)	嚴凡 鹽 B	洽帖 (合)	葉 A	咸添 (覃)	鹽 A

又，從韻次來說，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覃談韻位於歌麻與陽唐韻之間，以音近相次及相關平行韻類的關係整體思考，推測其所反映的音韻意涵可能是歌麻為 *-o (*-oi>*-o)，陽唐為 *-ioŋ、*-oŋ，覃談為 *-om，反映各韻類的韻腹皆讀為 *-o 元音的歷史階段，覃韻發生 *-um>*-om 音變，與談韻合流，形成一等重韻。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的韻次與承襲李舟《切韻》的《廣韻》相似，覃、談韻均與雙唇鼻音尾韻類相次，已有「攝」的樣貌。

(五) 陽唐韻次

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冥
 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
 《廣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

王韻韻目小註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陽 呂杜與唐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養 夏侯在平聲陽唐，入聲藥鐸並別，上聲養蕩為疑，呂與蕩同，今別。	漾 夏侯在平聲陽唐，入聲藥鐸並別，去聲漾宕為疑，呂與宕同，今別。	藥 呂杜與鐸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唐	蕩	宕	鐸
庚	梗 夏侯與靖同，呂別，今依呂。	敬 呂與靜勁徑同，夏侯與勁同，與諍徑別，今並別。	陌
耕	耿 李杜與梗迥同，呂與靖迥同，與梗別，夏侯與梗靖迥並別，今依夏侯。	諍	麥
清	靜 呂與迥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勁	昔（小註殘）
青	迥	徑	錫 李與昔同，夏侯與陌同，呂與昔別，與麥同，今並別。

從韻目小註來看，梗韻，夏侯與靖同，呂靜有別；敬韻，呂靜與靜勁徑同，夏侯與勁同，與諍徑別，為東漢文獻材料已見的庚韻系出走 *-oŋ 韻系的音讀類型。出走的歸趨即是耕韻系，耿韻，李杜與梗迥同可證。惟呂靜耿與靖迥同，與梗別，夏侯與梗靖迥並別，表示原來的 *-oŋ、*-aŋ 韻系區別仍相對穩固，未完全合流，與部分現代漢語方言仍能維持 -oŋ、*-aŋ 韻系的對立一致。

江韻在上古時期歸入東部，客家方言少數字的讀法仍反映此早期音讀，如「雙」讀 suŋ，「窗」讀 ts^huŋ。南北朝時期詩韻江韻獨用例不多，梁北齊時，大部分跟冬鍾合用，北周陳隋時，大部分跟陽唐兩韻合用。⁴⁴ 王力（1985）說：

江韻在南北朝時代屬冬部，到了隋唐時代，脫離了冬部而獨立起來，但是還沒有和陽唐合流。南北朝詩人孔稚珪、徐陵、庾信有江陽唐同用的例子，那只是方言現象。⁴⁵

從先秦到南北朝的詩韻，音韻關係已有所發展與改變。南北朝時期江韻即有兩種入韻模式，或叶冬鍾，或叶陽唐。從隋唐時期韻書的韻次來看，《全王》江韻與東冬鍾相次，陽唐仍位於庚耕清青之前，一如李舟《切韻》韻次；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東冬鍾江之後，接續陽唐，體現江韻既有與東冬鍾語音同類的類型，也有與陽唐聚合的類型，可說是一種深具巧思的韻目措置理念，同時體現江韻既有承先的類型，也有語音轉移後形成的新音韻地位。陸法言將江韻置於冬、鍾之後，《全王》冬韻韻目小註：陽（休之）與鍾江同，可見陸法言時代，江韻與冬、鍾韻仍然音近。《王二》成書年代雖仍有爭議，但周祖謨等人考證約莫中唐以後。⁴⁶ 江、陽、唐相次，顯示到了中晚唐，江韻

⁴⁴ 參見魏鴻鈞：《周秦至隋詩歌韻類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年，李存智先生指導）。

⁴⁵ 參見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216。

⁴⁶ 參見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考釋，頁895-899。周氏云：「這部書既然是一個匯合長孫箋注和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兼及其他家韻書的本子，其時代一定在中宗以後。」

主要元音已與陽、唐相近。⁴⁷ 王力指出江韻在南北朝時期簡文帝諸人的詩文裏有獨用例，反映江韻脫離東鍾而未入陽唐的一個過渡時期。⁴⁸ 若冬鍾此時為 *-uŋ，陽唐為 *-ioŋ、*-oŋ，那麼江韻可能處在 *-uŋ、*-uoŋ（*-oŋ）之間。以江韻仍具有存古層次 -uŋ 的客方言為例，音系內更多的江韻字其實讀的是與陽唐韻同一類的 -oŋ（-oŋ）。漢語方言以江、宕合為主流，以北方話來說，*-ioŋ、*-oŋ、*-uoŋ 再經歷 o 音 a 化音變，即是為人熟悉的 -iaŋ、-aŋ、-uaŋ。其中，江韻開口知、莊組字，如「椿撞窗雙」今讀 -uaŋ 者，便是經歷了 *-uŋ>*-uoŋ>*-uaŋ 的變化，轉讀為合口 -uaŋ 韻。與陽韻開口莊組字由開口轉合口異曲同工，其關係如下所示：

江韻 *-uŋ>*-uoŋ>*-uaŋ 椿撞（知組）／窗雙（莊組）

陽韻 *-ioŋ>*-yoŋ>*-uoŋ>*-uaŋ 莊裝壯狀瘡創床闖創霜爽（莊組）

北方官話陽韻系知、章組開口字並無增生 -u- 介音的變化，如「張長腸暢章昌常上傷」等字。客語「窗雙」讀 -uŋ，是江韻莊組與東冬鍾韻同韻系的子遺表現，江韻知二「椿撞」、陽韻系莊組「莊裝壯狀瘡創床闖創霜爽」及知、章組開口字，並其他聲類的江、陽、唐韻字讀作 -ioŋ、-oŋ（-ioŋ、-oŋ），顯示不論從詩韻或現代漢語方言視之，江韻或歸東冬鍾，或歸陽唐，在兩韻類之間游移，形成兩種音讀類型差異，《切韻》系韻書江、陽、唐韻次之差異，與此音變現象有所呼應。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東冬鍾江陽唐」相次，非常直觀地呈現東冬鍾江的上古韻部關係，同時也顧及後起「江陽唐」歸為一類的創新發展。北宋邵雍《皇極經世書·聲音唱和圖》則已將江陽唐合為一部。⁴⁹

⁴⁷ 鮑明煒（1986:90）認為到了唐代，「古體詩攝基本獨用，但江韻的『邦、雙、江』，覺韻的『剝、朔、覺、角、月、學』押入通攝，江部同時又與宕攝通押，足見江韻在當時既近通攝，又近宕攝，但不同於通、宕，還能獨立，主元音還有區別」。參見鮑明煒：〈初唐詩文的韻系〉，《音韻學研究》第二輯，頁 88-120。

⁴⁸ 參見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清華學報》第 11 卷 3 期（1936 年 7 月），頁 783-842。見頁 812。

⁴⁹ 周祖謨（1943）認為該韻圖客觀反映 11 世紀汴洛方音。參見〈宋代汴洛語音考〉，氏著：《問學集》，頁 581-655。

四、*o、*a 韻系與漢語方言

綜上所述，依據諧聲關係與《詩》韻歸納所得分部，上古 o 韻系魚鐸陽部演變起點為魚 *-o, *-io, 鐸 *-ok, *iok, 陽 *-oŋ, *-ioŋ; 歌月元部演變起點為：歌 *-oi, *-ioi, 月 *-ot, *iot, 元 *-on, *-ion。唇音尾韻部的 o 韻系盍談韻部演變起點為：盍 *-op, *iop, 談 *-om, *-iom, 洽咸韻部演變起點為：洽 *-ap, *-iap, 咸 *-am, *-iam。舌根尾、舌尖尾韻類，反映在客、贛、晉、閩等方言的例證均不少；唇音鼻尾韻類的 o、a 韻系區別，方言例證較罕見。茲以閩南廈門方言的音讀說明 o 韻系音變的方向與類型差異，⁵⁰ 佐證本文提出的假說。

魚部 *-o, *-io						
模	補 pɔ	普 phɔ	都 tɔ	租 tsɔ	孤 kɔ	戶 hɔ
麻	馬 be	茶 te	下 e	家 ke	假 ke	價 ke
魚	除 tu	如 lu	女 lu	據 ku	句 ku	許 khɔ
鐸部 *-ok, *-iok						
鐸	博 poʔ	託 thoʔ	洛 loʔ	作 tsoʔ	擱 koʔ	鶴 hoʔ
鐸	落 lak					
藥	略 lioʔ	箬 hioʔ	弱 lioʔ	約 ioʔ	虐 giok	藥 ioʔ
藥	掠 liaʔ					
昔 B	借 tsioʔ	石 tsioʔ	尺 tshioʔ	蓆 tshioʔ	惜 sioʔ	液 sioʔ
昔 B	夕 siaʔ					
陽部 *-oŋ, *-ioŋ						
唐	幫 pŋ	當 tŋ	桑 sŋ	鋼 kŋ	槓 kŋ	糠 khŋ
陽	張 tĩũ	章 tsĩũ	箱 sĩũ	薑 kĩũ	腔 khĩũ	香 hĩũ

⁵⁰ 例字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

陰聲韻模麻魚的演變起點為 *-o, *-io，廈門模韻音讀仍反映起點 *-o 的格局，不論唇舌齒牙喉音皆然。魚韻發生 *-io>*-iu>-u 的變化。麻韻則走的是 o 音 a 化與元音高化的音變路徑，即 *-o>*-a>-e 的類型。入聲韻鐸部在廈門的音讀很具代表性。鐸韻字 -oʔ 韻，源自洪音一類 *-ok 的後續變化；藥、昔兩韻讀 -ioʔ，是細音一類 *-iok 的後續變化。除了這類後元音的類型，表中發生 o>a 音變者，讀為 -ak，-aʔ / -iak，-iaʔ，例如「落」讀作 lak，「夕」讀作 siaʔ，「掠」讀作 liaʔ。陽聲韻陽部洪音一類，唐韻為 *-oŋ 韻，在廈門方言白讀有舌根成音節鼻音一讀，相應於細音陽韻一類的 -iũ，成音節後鼻音可視作 -ũ 韻變體。另外，相對於文讀 -oŋ / -ioŋ 的白讀為 -aŋ / -iaŋ，如唐韻「康」字讀作 khəŋ / khaŋ，陽韻「梁」字則讀作 liəŋ / liaŋ。從音讀類型差異來說，發生 o>a 音變者，讀為 -aŋ、-iaŋ，即 *-oŋ，*-ioŋ>-aŋ、-iaŋ；發生 o>u 音變者，則經歷 *-oŋ，*-ioŋ>-ō，-iō>-ũ（-ŋ），-iũ 的歷程。

從漢語方言差異來看，官話區以北京音為例，與閩方言、客方言相較，很容易看到魚鐸陽部比較不一致的發展，基本上陽聲韻不論洪細 o 音 a 化得相當全面，讀為 -aŋ 韻。陰聲韻、入聲韻則受聲母、等第、洪細發展影響而分流演變，或為 -o（模）、-ɿ（射）、-u（都組故助貯庶）、-y（絮許魚）、-a（茶乍馬）、-ua（華）、-ia（葭）等。如上古音系中同為 *-o 韻的模麻韻字，先發生 a 化者成為麻韻字，進入 a 元音韻系的陣營，這是韻書把「歌佳麻」相次的語音基礎。參看下表歌、月、元部在閩方言廈門音系中的表現即可見一斑。

	歌 *-oi, *-ioi					
歌	大 tua	拖 thua	籬 lua	歌 kua	可 khua	我 gua
戈	簸 pua	破 phua	磨 bua	茄 kio	靴 hia	---
麻	麻 mūã	蛇 tsua	沙 sua	---	---	---
支 B	---	紙 tsua ⁵¹	---	---	---	倚 ua

⁵¹ 紙字，通常被歸入佳（支）部，閩南方言可能保留更早的音讀層次，亦即來自歌部

月 *-ot, *-iot						
泰	帶 tua	泰 thua	賴 lua	蓋 kua	---	---
曷	辣 lua?	獺 thua?	---	割 kua?	---	喝 hua?
末	撥 pua?	潑 phua?	奪 tua?	括 kua?	闊 khua?	活 ua?
鎔	---	---	刷 sua?	刮 kua?	---	---
月	伐 hua?	髮 huat	---	粵 uat	越 uat	歇 hio?
薛 B	閱 uat	泄 tshua?	雪 suat	---	---	---
元 *-on, *-ion						
寒	單 tūā	攤 thūā	散 sūā	乾 kūā	看 khūā	寒 kūā
桓	般 pūā	潘 phūā	端 tūā	官 kūā	款 khūā	歡 hūā
仙 B	泉 tsūā	癩 tshūā	煎 tsūā	線 sūā	羨 suan	---

檢視上表，閩方言不論是陰聲韻、入聲韻還是陽聲韻，歌月元部都走上 o 音 a 化的演變路徑，形成極為突出的 -ua 韻母陣容。其中歌部的 *-oi, *-ioi 並非廈門音變的起點，*-oi, *-ioi 需經歷 -i 尾丟失，才成為 -ua 韻的音變起點 *-o, *-io。其中，「大拖籬歌可我簸破磨」等歌戈韻系的字即來自 *-oi > *-o > -uo > -ua；戈韻三等的「茄」與「靴」類型不同，前者延續上古音讀類型不變，讀 kio，後者發生 o 音 a 化音變，讀 hia，客方言「靴」字讀 hiok，則與閩方言的「茄」同類型。上古前期的月部 *-ot, *-iot 包括後起的祭部字（*-ot, *-iot > *-oi, *-ioi）。廈門泰韻與曷、末、鎔、月、薛 B 韻同讀為 -ua 韻母可資佐證，說明他們確實在語音史上存在同出一源的緊密關係。換言之，因為陰聲韻 *-oi, *-ioi 丟失 -i 韻尾所空出的音韻地位，由發生 -t > -i 變化的字進駐，這個鍊動音變的結果，便形成《切韻》系韻書所見的獨立去聲韻「祭泰夬廢」，他們因為

細音支 B 韻類，經歷丟失 -i 韻尾、o 音 a 化音變，而與佳部支 A*-ia 一類合流為中古支韻。而閩方言的「紙」字韻母則經歷 **-ioi > *-io > *-yo > -uo > -ua 變化。此例也支持舌齒音字源自 B 類。

發生 *-ot, *-iot > *-oi, *-ioi 音變而成為獨立去聲韻，無平上聲相配，在上古的諧聲關係則與曷、末、鎋、月、薛 B 一類，都為 *-ot, *-iot。

雙唇鼻尾韻類，來自 o 元音韻類的 *-op, *-om / *-iop, *-iom，及 a 元音韻類的 *-ap, *-am / *-iap, *-iam，廈門方言已合流為 a 元音韻系，不見 o、a 韻系對立的痕跡。整體而言，雙唇尾的 o、a 韻類，演變趨同的速度最快，我們可以南昌方言為例，說明一向在上古韻部分類中被歸入侵部的一等覃韻字，以及入談部的一等談韻字，仍有讀為 -ɔn 者。根據前文所述之 *-um 韻重建，覃韻系經歷了 *-um > *-om > -ɔn 音變，談韻系經歷的則是 *-om > -ɔn (> -an)。南昌方言的 -m 尾韻已轉為舌尖鼻音尾 -n。例字如下所示：⁵²

覃感勘韻 -ɔn 貪譚探簪蠶感堪勘含函庵暗
談敢闕韻 -ɔn 甘柑敢

與子遺的 -ɔn 韻字相較，來自 o 類元音的多數談敢闕韻字、二等銜檻鑑韻字、三等凡范梵韻字，來自 a 類元音的咸謙陷韻字，及來自 *-um 類的某些覃感勘韻字都已合流為 -an 韻。例如：

談敢闕韻 -an 擔膽擔淡談痰毯藍籃覽濫暫慚三
銜檻鑑韻 -an 攬儼衫監鑿檻嵌銜
凡范梵韻 -an 帆凡泛犯范範
覃感勘韻 -an 耽譚潭男南參慘坎砍
咸謙陷韻 -an 斬站蘸饑喊⁵³ 減鹼鹹陷飴淹⁵⁴ 岩賺

五、結 語

綜合全文所述，《切韻》系韻書把寒（桓）刪山先仙相次、陽唐庚耕清青

⁵² 例字之音讀參見《漢語方音字匯》，頁 226-242、250-253、256-260、265。

⁵³ 喊字，《廣韻》有敢韻呼覽切、謙韻呼謙切、謙韻下斬切三讀。

⁵⁴ 淹字，《廣韻》有鹽韻央炎切、咸韻乙咸切、梵韻於劍切三讀。

相次，蘊含漢語音韻史 *-on : *-an 及 *-oŋ : *-aŋ 對立的音韻訊息。《廣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相次，體現的音韻訊息更為多元，其一，以漢語方言比較的成果審視深攝侵韻，侵韻轄字可重建為 *-im、*-em、*-ium 三類韻母；其二，與侵韻相次的覃韻則來自早期的 *-um，侵覃相次，既體現覃韻在上古音系與侵韻的語音聯繫，也反映覃韻發生 **u>*o 音變之後加入 o 元音陣營的歷史階段發展，形成後世的咸攝一等重韻，而從諧聲字來看，其元音顯然繼續發生 a 化音變，而能與咸韻系、添韻系、鹽 A 韻系形成 *-am / *-ap 類韻部。銜嚴凡相次則是 *-om / *-op 韻類的體現。某些客、贛語方言點之覃談：咸銜為一二等 o : a 對比，即是與寒桓：刪山，唐：庚耕平行的系統結構關係。

歌戈麻覃談陽唐相次，陽唐庚相次，江陽唐相次，表現了編者所認知的音理內在連結，從語音發展歷史與漢語方言比較的成果來說，反映的是 o 元音韻系發展的音韻史事實。而齊佳皆（夬）相次，山先仙相次，庚耕清青相次，則與 a 元音韻系的發展緊密連結，其中夬韻、庚韻、仙 B 韻因經歷 o 音 a 化而與 a 元音韻系連結。歌佳麻相次則體現 o 音 a 化，而與 a 元音韻類接觸匯流的音韻演變類型。從方言來看，a 元音偏前的性質在韻母元音高化發展的趨勢上影響極為顯著，有的方言某些 a 韻類的主要元音已經由 a 到 e 到 i 一路高化，走進漢語重要的 i 音變大道。甚至如同支 B 韻類，更是以 *-ioi 為起點，走到舌面前元音的最高點，讀為 -i 元音，即 *-ioi>*io>*ia>-ie>-i，如「移蛇奇騎犧儀離」等支韻字。

元魂痕韻次、寒魂痕韻次、仙 B 元韻關係、寒桓之分、仙宣之分，所涉及的音變多元，或為 o 音 a 化，或為 o 音 u 化，或為 o 音 uo 化，或為受元音圓唇性質影響，形成開合分韻，即 *-on>-uon>-uan（桓），*-ion>-yon>-yan（宣）。凡此種種，都與 o 類元音的後續變化有關，他們在漢語方言上的音變類型差異，往往體現比時間或地域差異更重要的音韻史意義。

總之，漢語語音史上的 o、a 元音韻系演變及其所形成的音韻類型差異，反映在各具特色的《切韻》系韻書韻目分類，也體現在漢語方言各具特色的音韻體系。本文以音韻類型差異、鍊動音變、音變階段之不同解析相關韻書韻次

之歧異，說明 o、a 元音韻系的發展演變，彰顯《切韻》系韻書韻目異同有其語音理據。本文藉由討論《切韻》系韻書韻次，與漢語方言比較，重建上古韻部 *o、*a 韻系，上古 *o、*a 韻系重建內容如下：

-o，-ok，*-oŋ / *-io，*-iok，*-ioŋ；
 -a，-ak，*-aŋ / *-ia，*-iak，*-iaŋ；
 -oi，-ot，*-on / *-ioi，*-iot，*-ion；
 -ai，-at，*-an / *-iai，*-iat，*-ian；
 -op，-om / *-iop，*-iom；
 -ap，-am / *-iap，*-iam；
 -ou，-iou / **-ouk，**-iouk > *-ok，*-iok；
 -au，-iau / **-auk，**-iauk > *-ak，*-iak。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柳宗元：《柳河東全集》，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
 宋·邵雍著，明·黃畿注：《皇極經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二、近人論著

- 丁邦新：〈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二）歷史語言學》（1994年）。
 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清華學報》第11卷3期（1936年7月）。
 王力：〈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清華學報》第12卷3期（1937年7月）。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 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 王洪君：〈歷史比較和語言接觸理論與漢語方言的層次和分類研究〉，沈陽、馮勝利主編：《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 石 鋒：《語音格局：語音學與音系學的交匯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李方桂：〈《切韻》a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1分（1931年）。DOI:10.6355/BIHPAS.193108.0001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卷第1、2期合刊（1971年）。
-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李方桂：〈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1分（1984年）。
- 李 榮：〈關於方言研究的幾點意見〉，《方言》1983年第1期。
- 李 榮：《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
- * 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 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 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 * 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周祖謨：《周祖謨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 金恩柱：〈從唐代墓誌銘看唐代韻部系統的演變〉，《古漢語研究》1999年第4期。
- 時秀娟：《漢語方言的元音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張琨著，張賢豹譯：《漢語音韻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 張日昇、林潔明合編：《周法高上古音韻表》，臺北：三民書局，1973年。
- *張光宇：《《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 *張光宇：《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新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年。
- 張光宇：〈梗攝三四等字在漢語南方方言的發展〉，《中華學苑》第33期（1986年）。DOI:10.30406/JCA.198606(33).0003
- *張光宇：〈論「深攝結構」及相關問題〉，《語言研究》第27卷第1期（2007年3月）。
- 張光宇：〈語言的連續性〉，《漢藏語學報》第5期（2011年12月）。
- 張光宇：〈重建與演變——比較法在中國一百周年紀念〉，《語言學論叢》第50輯（2014年12月）。
- 張 琨：〈漢語音韻史中的方言差異〉（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4分（1975年）。
- 馮 蒸：〈高本漢、董同龢、王力、李方桂擬測漢語中古和上古元音系統方法管窺：元音類型說——歷史語言學札記之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5期。
- 黃炳輝：〈中古「涯」字韻屬證〉，《語文研究》1981年第2輯。
-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1944年，1997年景印五版
-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68年，1985年八版。
- 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DOI:10.6355/BIHPAS.194801.0001
- 趙 蓉、尉遲治平：〈晚唐詩韻系略說〉，《語言研究》1999年第2期。
- 熊桂芬：〈論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的韻次〉，《長江學術》2009

年第1期。

-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 鮑明煒：《初唐詩文韻部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鮑明煒：〈初唐詩文的韻系〉，《音韻學研究》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 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
- 劉根輝、尉遲治平：〈中唐詩韻系略說〉，《語言研究》1999年第1期。
- 魏鴻鈞：《周秦至隋詩歌韻類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年，李存智先生指導。
- 龔煌城：〈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5年。
- （俄）雅洪托夫（Yakhontov, Sergey E.）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俄）斯塔羅斯金（Starostin, Sergei A.）著，林海鷹、王沖譯：《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198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 （瑞典）高本漢（Karlgren, Bernhard）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 Baxter, William H.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2.
- Baxter &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Chang, Kun & Chang, Betty Shefts.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Monographs, Series A, No. 2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76.
- Karlgren, Bernhard.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211-367, 1954.
- Norman, Jerry.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K.-Y. (1990). *Qieyun yu fangyan* [Qieyun and Chinese dialect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ng, K.-Y. (2007). Lun Shenshe jiegou ji xiangguan wenti [The Shen rhyme-group and its implication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7 (1), 1-11.
- Chang, K.-Y. (2019). *Hanyu yuyin fazhanshi—Lishi yuyanxue de lilun yu shijian*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Xindian: The Commercial Press.
- Lee, F.-K. (1980). *Shanggu yin Yanjiu* [Study on archaic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ung, Y.-C. (2005). *Yun Jing jiao zhu* [The collated and annotated Yun Jing]. Taipei: Yi Wen BKS.
- Tung, T.-H. (1944). *Shanggu yin yun biao gao* [Tentative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ical tabl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2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Wang, L. (1985). *Hanyu yuyinshi*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 Yu, N.-Y. (coll.). (2010). *Xinjiao huzhu Songben Guangyun* [A new revision of Kuang Yun (Song edition) with cross-referencing pronunciations]. Taipei: Le Jin BKS.
- Zhou, Z.-M. (1966). *Wenxue ji* [Essay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ou, Z.-M. (1983). *Tang Wudai yunshu jicun* [Th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rhyme books in the Tang and Wudai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